

原名千笑集



千笑集

(一名新笑林一千種)

愚公戲編

知事笑話

某知事性貪酷。尤惡人報荒。丙辰江南北大水爲災。農報荒于署。令惡之。命具狀。農訴曰。糧三分。麥一分。雜糧二分。歉不堪言。令叱曰。定例四分以下。始准報荒。今已滿六分。何得妄報。遽拔籤欲責。適某律師在旁。曰。此農年逾九十。例不加杖。令曰。彼明明四十許人。何得云九十許。律師曰。彼五十五。長子三十五。次子二十五。已逾一百十五。豈非耄耄乎。令曰。何得并其子之年加算。律師曰。堂上亦何得并雜糧及麥加算。令無以難。乃連呼曰。算了算了。

女學生改嫁

漢東方朔答客難。滑稽多辯。已如炙轍之口。言長可思。茲余友爲余道鄂城某女士下堂求去。與夫友某教員開談判事。問答之辭。堪與曼倩雄談相頡頏。亟錄之。博世一噱。女曰。夫貧妻求去。古有之乎。曰。有。漢朱買臣妻是也。然世賤之。女士何爲此問。曰。不得傅粉何郎。奚啻彩鳳隨鴉。兼之黔婁短被。充女是又何堪。曰。女士不聞展屋之歌乎。安知百里奚終于貧者。曰。袁枚之詩聞之乎。蒲漢每騎駿馬走。巧

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非前人已代余輩抱屈乎。曰不然。女士不聞東漢鮑宣之妻桓少君。鹿車相隨乎。桓美婦也。鮑醜男也。桓富女也。鮑窮漢也。史冊傳芳。奚可改適。女曰不然。三父八母。載之禮記。河南程氏兩夫。見諸大學。朱序豈非棄夫改適。爲經傳所許乎。教員無以難曰。女士去則去耳。何必互搭牽混。厚誣古人哉。予聞爲之噴飯。

嘲名士詩

湘潭名士王壬秋死。有滑稽者贈以游戲詩。至堪發噱。詩云。區區敝姓王。高帽闊衣裳。辦拖龜尾黑鬚。翹蟹筍黃學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籌安有分子。擾亂把名揚。字字形容入骨。亦可謂譴而虐矣。

和尚娶妻

京口焦山多詩僧。丹徒名士時與往還。一日共醉於寺。戲謂僧曰。上人亦娶妻乎。曰娶。曰幾位。曰山僧不甘寒燠。冬亦必娶。夏亦必娶。曰如是則兩位矣。曰然。曰亦得使我輩一見顏色乎。曰可。衆視之。蓋湯嬖子竹夫人也。一座聲喧。梁塵爲墜。

糖占大哥

湖北漢陽一小足鄉婦。購饅首於市。戴簪甚重。歸途力殊不支。拮据之形。不可言狀。一點者給之曰。大

嫂如此費力。盡任予代携一程。婦德之同行之際。因叙鄉里。知其人姓唐名占。走不半里。詎料此人漸走漸遠。婦自後呼曰。唐占大哥。站一站。黠者曰。有饅首吃。不要糖占了。婦知受紿。然已無及。此黠者亦滑稽之雄矣。

還有一壺

賊穴洞入室。必先試一物。後再以足伸入。從容爬進。此例也。一日穴一家。適此家家主乃芙蓉城主。孤燈獨榻。并不眠臥。聞穴牆聲。因息鎰而伺焉。少頃賊以物探不應。因預繫一繩於穴口。伺其足至。乃收勒之。賊足不得出。亟於穴外悲告。主人曰。老二。予請你喝酒。賊曰。小人乃叫老四。并非老二。小人亦不善飲。主人曰。否否。予蓋謂尊足一雙乃老二也。言既。取茶壚上之沸水壺沸水淋之。賊大痛。狂呼饒命。并曰。活不得了。主人曰。喝不得亦要喝。(活喝音似)儘性醉一醉罷。說畢又淋。賊知不可脫。亦作滑稽之詞問曰。還有多少。主人曰。還有一壺。

你也瞎了

黠者某。一日遇瞽人於市。好事者曰。汝能撞翻其手中所持之物。使彼敢怒而不敢言。予輩當以飲饌爲子壽。黠者曰。可。因持一竹杖。超出於瞽者前。僞以竹杖效瞽者探路狀。迎面猛撞。口中亦效瞽者言。

曰。你也瞎了。瞽者只能口呼負負。果不敢欲相償。舉市大笑。并邀瞽者入座同飲焉。

塾師嘴饞

一兒持餅入學。塾師涎其香脆。伸掌向其討食。兒不可。塾師縮掌恐貽各學徒笑。乃思得一法。僞作怒狀曰。我初一不打你。初二不打你。初三不打你。初四不打你。初五定要打你。數一日縮一指。數至初五。全掌收回矣。兒屆期不敢入學。父問故。兒以狀告。父大笑曰。此饞嘴先生收手妙法也。兒持餅餉之可矣。此塾師可謂妙於轉圜矣。

奴隸轉環

某督軍多內嬖。其內嬖復有外寵。其外寵卽督軍所提携之同城某某縣知事也。知事故常日侍於衙中者。一日天寒。督軍出一單購皮衣。其值不下五六百金。而不鳴一錢。知事知督軍乃責已報效。急恭順納單而出。遲日重寫一單。過督軍所嬖己之外婦所。故作寒瑟狀。婦曰。卽何寒之甚耶。知事曰。阮囊羞澁也。婦曰。需衣可開單來。知事乃出督軍所示之單。并加數色於上。須臾督軍至。婦出單責購於督軍。督軍不敢忤。照購於市。知事知乃易之以呈於督軍。督軍曰。彼輩屬員。便是我等上司奴才。知事亦曰。上司小老婆。便是我輩小官奴才。姨太太亦曰。他們大員。便是我輩小奶奶奴才。循環責償。終屬督

軍晦氣。聞者亦曰：此奴隸輪迴也。

打白板

某知事嗜賭。所夕未嘗離賭場。一日有一要案。第一科未能代審。請其出堂時。適手中乃一副全萬子。中有白板一張。與三索一張未打出。因係要案。不得不親自出堂。乃倩人代抱賭局。出坐堂焉。被告口訴曰：三叔以長壓幼。霸佔房產。請堂上伸冤。其叔亦曰：彼父欠我一萬兩銀子。言明房產作抵。亦求堂上明斷。知事一心關念牌局。曰：既來了一萬。則三索該打。值堂司法警察。不問情絲。將三叔按倒在地。問知事打多少。知事曰：打白板。於是劈劈拍拍。將三叔打了百板。三叔不服白：如何糊裡糊塗打我百板。知事曰：好一個渾蛋。不打白板。能殼和清一色嗎。

打嗝做薩（北方口音猶言打我則甚也）

湖北襄陽府人。開口必曰「哦兒」。蓋「哦兒」兩字。爲其語助辭也。一日漢口大通巷正街。有一羣扛酒者過市。適一襄陽人迎面走來。不及避讓。被其一撞。襄陽人曰：「哦兒撞嗝做薩。」漢口扛酒者素橫。見其出口我兒。乃討其便宜。舉手便是一掌。襄陽人曰：「哦兒你這是幹薩。」扛酒者見其仍稱我兒。於是舉掌又是一下。襄陽人急了。連曰：「哦兒哦兒你……這是幹薩。」扛酒者不問情絲。聽其說「哦兒」。

舉掌便是一下。鬧得不可開交。路人問悉情繇。始知誤會。解紛而罷。然已掩口葫蘆矣。

敦倫贊禮

某鄉有學究一羣。素日拘守禮法。幾於無事不需贊禮。一日共議曰。夫婦敦倫之事。周公立於禮。孔子存乎詩。王化之端。造化之始。自有天地。乃有陰陽。有陰陽。乃有夫婦。夫婦之匹偶。實上法乎天。下建乎地。天地交泰。日月剝蝕。亦猶之夫婦配偶。夫婦配偶。必須夜靜更深。鬼鬼祟祟。何以天地之交泰。日月之剝蝕。不聞避人乎。以此建天立極之事。如何可從陋儒之結習。將正大光明之事。誣爲鬼祟行爲。自後我輩皆須一祛此陋習。當如廟祀之禮行之。亦須一人在旁贊禮。庶乎合關雎樂而不淫之旨。衆學究贊成。乃就說者客廳舖床置褥實行焉。贊禮生呼曰。尊夫婦（就位）（笑）（蹺）（舉）（再舉）（三舉）（禮畢）至此。彼夫婦情興正濃。不能如禮畢事。乃亂舉不已。贊禮生乃嘆曰。食不過味。色不過濃。古有明訓。尊夫婦何過之甚焉。嗚呼孺子不可教也。以杖叩其脛而散。

老鼠結盟

油坊鼠與米坊鼠遇於塗。米坊鼠壯碩。油坊鼠光潤。於是以米坊鼠爲盟兄。油坊鼠爲盟弟。盟弟問盟兄曰。君何如是之腹便便。若富家翁也。曰。予輩食倉粟。厥無農之辛苦。有農之豐穫。烏得不腹便便。又

願油坊鼠問曰。弟何一身如是之光滑也。曰。弟榨天下之膏液。肥予一身。烏得不光滑。盟兄大喜曰。予二人互易而食。效狼狽之相依可乎。曰。可。於是盟兄先携盟弟至米坊而食。食竟。同盟弟至油坊。恰油缸未蓋。然淺而不可得食。盟兄曰。是非狼狽相依不可矣。乃令盟弟啣其尾。墜而食之。盟弟齒力不勝。乃曰。油水少吃些。我力不勝了。詎料一鬆口。將盟兄落於油缸中。盟弟曰。非不相援也。力不及也。竄逃而去。

縣令口才

前清河道。設有專官。每年工竣。須歷視各縣。以驗工程。某令平日不問公事。有糊塗之名。而口才甚捷。一日河道勘驗工程至其處。令治筵款之。河道酒酣後。因擬一聯。曰。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樂。令應聲曰。何道開河道。河道深。何道升。蓋河道姓何。聞之大喜。不半載。保令爲知府云。

新唐詩

塾師某好冶游。一日友人訪之。不遇。問其徒。徒改唐詩對曰。塾中問童子。言師采花去。只在此城中。花深不知處。此童亦善謔矣。

狗肉

一人最好滑稽。出口成章。無不使人捧腹。一日座有楊姓者。性極燥。動輒詈人父母。一人戲之曰。汝敢戲彼。使彼自罵自受者乎。曰可。乃近前叩其姓。其人答曰楊。曰既是羊。何以沒有角。其人見其無端戲已。亦一惡聲報之曰狗彘的。其人待其詞畢。乃曰領教領教。

痢尿做詩

某學究極好做詩。然極能令人作嘔。記其一日至友家夜宿。因食食滷麪。飲茶過多。夜半小便溲溲而下。適無便壺。乃以盥面磁盆盛之。須臾又欲洩。至再至三。磁盆滿矣。仍不能已。復以案頭石菖蒲盆盛之。菖蒲盆漏。乃更以水仙花盆盛之。天明恐人覺不雅。乃穴窗而遁。并題詩一首曰。立春雨雪亂紛紛。客旅尿人愁斷魂。恰遇便壺無處覓。權借磁盥與花盆。

無處可罵

一婦善罵。其所罵之語言。頗能別出心裁。不落凡窠。一日一家愛女被某庸醫醫死。忿無可洩。乃倩此婦前往罵之。須臾婦喪氣而歸。主人問曰。汝罵彼不勝耶。曰否。彼家罵者盈屋塞樞。門檻石上。都無容予立足地。其家上自五代。下至九代。其身由首至踵。無一處不被人罵到。予見其無一處可容予所罵。故逃了回來。

老人誦西廂

虞山錢謙益。滿會多爾袞入南都之時。謙益率小妻柳如是。戎服佩刀。效清師裝束。出水西門恭迎。時一老者策杖叩其帽。口誦西廂詞句云。『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打爾這傾國傾城貌。』（貌帽同聲）老人亦善於滑稽者矣。

孟子新戲

晉人某嘗改唱孟子一節云。惠王兩眼淚巴巴。叫一聲孟二哥。汝上前來聽俺說話。（梁惠王曰）俺老子當年誰不怕。（晉國天下莫強焉）這句話瞞不過汝老人家。（叟之所知也）到如今是俺當家。（及寡人之身）東邊與山東老兒打一架。（東敗於齊）就丟了我一個大娃娃。（長子死焉）西邊又與那陝西老兒打一架。（西喪地於秦）去了我一個二百二。又一個四百八。（七百里）南邊與那湖廣蠻子打一架。他要我稱他聲爹爹。（南辱於楚）真是羞殺（寡人恥之）俺今兒要想一個報仇的方法。（頑比死者一洗之）孟二哥汝的高才就請說了罷。（如之何則可）

贈滿清大臣詩

偶讀陳子範贈亡國大夫詩。因憶辛亥民軍起義時。予亦有詩數首。分贈瑞澂等云。炸彈一聲驚夢醒。

改裝逃出太匆匆。烟簃雨笠君休笑。（瑞改農夫裝戴雨笠而逃）臣本耕莘一老農（謂瑞字莘儒也）贈端方云而今鐵路真須辦。督辦人稱是。漢陽川漢未修京漢斷。大臣別有一番忙。贈岑春萱云先生昨自武昌歸一笑。驚看面目非。怪殺傍人不知道。錯疑着意媚深閨。（謂岑剪鬚也）

寶塔詩

寶塔詩爲社會所尙。然妙者亦足解人頤。予集得百首。今錄其貼切社會能解人頤者四首於左。嘲浪子云。

痴浪何
子所何
思一茄雪
枝金是鏡眼
絲入件件束裝
時入猶米無餐晚
知未云妓名

麗
睇巧
紀年小
裏坊和清
地開空個寬
起掛兒牌字金
侶芳尋煞忙朝朝
云黨政

忙
黨政
樣模官
遑遑栖栖
塲動運步奔
狂如志得人幾
快快意敗失但一
云尙和

光
尙和
丈方號
方四化募
帳嫖了不還
防提須無博賭
樣二沒俗僧今如

嘲廣東

有人以廣東自龍蔡抽煙土印花稅後。廣東煙館日多。因改昔人一去二。三里煙館。四五家。茶樓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詩爲廣東卽景云。一去二。三里煙館。四五家。茶樓六七座。八九十輛車。妙於狀物。令人一噤。

大肚先生

吳人某極慳吝。請一教讀先生。三日後卽辭去。人詢其故。吳捏造先生形狀云。重眉毛。有些稍。耳朵有些招。鼻頭有些凹。嘴唇有些高。七尺的身材。五尺的腰。早起出來吃了三十隻餛飩。廿四個大湯包。到了吃飯還勿曾飽。

內科的事

昔日綠營一兵士習射。誤被箭傷。請某外科治創。外科至。見箭桿露於外。乃鋸去箭桿。卽索謝欲去。家人問曰。外面雖平。其如裡面箭簇何。曰。那是內科的事了。

王霸兒子

一教官自撰聯語云。窮教官。老教官。老當益壯。窮老堅壯。教官下聯思久不得。乃屬一高才生續之。生

方構思。忽見教官二子在堂下嬉戲。乃得句云。大兒子。小兒子。大則以王。小則以霸。大小王（忘）霸（八）兒子。

斃虫藥

某藥房廣登各報告。謂其斃臭虫藥靈驗無匹。如不靈。情甘退回原洋。購者紛至。然率不靈。一日有人力欲其退洋。藥房詢其如何用法。曰。遍洒臭虫多處。曰。非是。予藥必欲捉住臭虫。將藥灌其口中。藥到喉卽死。百試百驗。何云不靈。

假畜生

一賈姓富翁。冬日反穿狐裘。立於門外觀雪景。適鄰人倪秀才過。倪故面麻者。富翁嘲之曰。雨鞋踏雪泥麻子。（倪泥同音）秀才對曰。木屐披裘假畜生。（假賈同音）可謂謔而虐矣。

秀才嘲文

秀才入市買柴。半途見一樵夫荷柴前行。呼之曰。賣薪的。賣薪的。樵者不顧。仍前行。秀才怒。奔前以手牽之。樵者始停。秀才按其柴而貶之曰。外乾內溼。烟多火少。細大包鬆。請價請價。樵茫然。秀才爲之解曰。請價者。俗謂幾個錢也。樵對曰。一百八十文老錢。秀才曰。太昂。太昂。請損之。請損之。樵勃然怒曰。先

生讀書明理何出口傷人請你的嬌子罷秀才曰非嬌子之嬌乃損之之損樵者仍不解秀才乃曰天喪斯文也天喪斯文也予與汝何殊

皇帝之像

一人從京師歸自誇曾見皇帝或問皇帝門景如何答曰四柱牌坊金書無上天尊四字兩邊對聯是日光聖德雲漢擁帝居又問皇帝如何裝束以頭戴紗帽身穿海青對問者詳其狀蓋天安門外玉皇像也

富翁笑話

一富翁不通文翰有借馬者致信於富翁云偶欲他出祈假駿足一乘翁大怒曰我就是兩隻腳如何借得於人我的朋友最多都要借起來還要把我來大解八塊呢友在旁解曰所謂駿足者馬足也翁益怒曰我的足是馬足他的腿是驢腿他的頭還是狗頭

姑嫂聯吟

某閨女於出嫁前預綉睡鞋一雙偶得句曰『永無就地日』吟思次句適爲嫂所聞嫂卽續次句曰（却有向天時）女以爲不通嫁後乃信且笑且贊好詩不已

衆人吃屁

酒席間有撒屁者。互相推卸。一人曰。諸君各飲一杯。待我說了罷。衆飲訖。其人曰。實是我撒的。衆不服。曰。爲何你撒了屁。倒要我們衆人吃呢。

嘲嘴饒者

某富翁宴客。一客素有老饕之稱。見鵝蛋至。吃了又吃。一桌九人。只有八個鵝蛋。倒被老饕食去了四個。一滑稽者惡之。因曰。寡酒乏興。鄙人說個笑話給諸公聽聽。衆客贊可。其人曰。一僧發愿以身血齋蚊。至晚蚊集。痛癢難忍。以手左右亂撲。人問老師既愿齋蚊。因何又打他。僧曰。恨他吃過又喫。喫得太兇了。我所以要打他。

酒爺酒娘

一人至酒家飲酒。問酒因何而成。曰。由酒釀釀成。問既有酒釀。何以無酒爺。曰。水便是酒爺。飲者曰。否。水是酒子。曰。何以云然。曰。酒乃由水發生。豈非子乎。酒家悟其意。捧腹不迭。

塾師說謊

一塾師晝眠。徒伺其熟睡。而亦假寐焉。師覺而責之曰。我乃夢周公。爾小子烏得效我。明日徒復睡。師

雖之醒問曰今日爾亦有說否曰有曰何說曰亦往見周公耳師曰周公何語曰周公說昨日并不會見先生

捱打做詩

一學究好吟詩。隔居婆媳二人。晚間吵鬧。先生上牆竊窺。乃婆媳洗澡。因爭水鬭嘴。學究戲改唐詩嘲之曰。婆媳爭湯未肯降。騷人攔筆廢思量。婆須遜媳三分白。媳却輸婆一段長。此詩爲人傳誦。爲婆媳所聞。隔牆大罵。一日學究出門。恰被婆媳撞見。按地痛打。有人來勸。先生曰。不必勸。我又有詩了。昨日牆頭罵今朝。又打傷詩人何太苦。遭此兩婆娘。

是個蟲子

一人不飾邊幅。蠶沿領而生。會於廣坐中捫得一蟲。恐爲人笑。乃遮飾曰。我道是個蟲子。原來是團扇灰。座有某捉狹者。在地上覓起蟲子。一手甲斃之曰。我道是粒白米。原來是個蟲子。

天氣太暗

一客健啖。主人又客。上席之菜。既少且劣。客亦不問美惡。到席卽盡。主人客不上菜。客曰。天氣太暗。請燃一燭。主人曰。天方晌午。何云太暗。客曰。若非天氣太暗。何以桌上一樣不看見呢。主人大慚。乃上菜。

焉。

磕頭寫扇

一人書法極劣。好充名士。代人書扇。一日陳一捶金紈扇於几。沈吟思句。作欲書狀。一人跪於其旁。攬眉苦眼。默不發言。其友恰至。勸曰。君何吝此一揮。使人長脆乞求乎。跪者曰。否否。我乃求其不要寫也。

快活快活

一家兩兄弟。兄秀才。弟農夫。兄嘗應人招赴賓席。酒漿魚肉。膏肥不離口。弟羨之。一日鄉人招兄陪女婿。弟爭欲往。乃衣冠鞋襪裝束而去。去久。其婿未至。弟已覺脚頭如上了夾板。縛束痛癢難熬。再久。冠內亦如有了虫蝎爬搔難過。及婿至。動步皆失據。一奉揖。冠又落於地。觀者咸笑之。不待入席。急逃歸。脫去鞋襪。將脚散於地上。亂走。連呼曰。快活快活。

不還你了

一人爲索逋者所窘。乃大聲曰。你要我說出來麼。索逋者疑發其隱。默然而去。如是者數四。索逋者恨甚。曰。由你說出來罷。其人曰。真箇要我說出來。老實告訴你。不還了。

剪不下去